

陕北后生田波：用柳青的方法拍《柳青》

本报记者蔡馨逸

历时6年，陕北后生田波带着他的电影《柳青》走到了观众面前。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中，田波凭借这部电影获得最受传媒关注编剧荣誉。

这是田波执导的第一部院线电影。此前，他参与过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《斗牛》等多部影片的美术工作，拍过两部关于家乡陕北农村的纪录电影和一部八集的电视纪录片《路遥》。

他说，拍《柳青》是内心需要。在创作黄金期，留下一部展现人生追求的代表作，也希望柳青的故事能在每个观众心中种下一粒种子，让他们敢于在平凡的生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

为什么是柳青？

13年前，27岁的田波还没读过柳青的作品，对他的生平也知之甚少。

那时，他正全身心投入电视纪录片《路遥》的拍摄。对于这位非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来说，机会来之不易。

拍摄的3年间，田波回溯路遥人生轨迹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地头到矿井，全面搜集了有关路遥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，采访了熟知路遥和与路遥相关的人物百余人，以电影全纪实的手法，实景再现了路遥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等阶段重要故事片段。

在第七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评审中，电视纪录片《路遥》获得“年度十大纪录片”大奖及“最佳摄影奖”。

比起得奖，“结识”路遥，是影响田波一生的收获。“在我艺术观尚未完全形成之时，能够有机缘全身心走进这位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，就如同缺钙的儿童及时补充钙片，让我的骨骼更加硬朗，精神更加饱满。”

田波将路遥视作“创作的精神导师，人生的启蒙老师”。而在路遥的创作生命中，扮演导师角色的，是柳青。
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为了书写农村轰轰烈烈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柳青毅然放弃《中国青年报》编委、副刊主编身份，扎根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14年。他将自己变成农民中的一员，又以作家独有的冷峻目光审视农村的变革，于是便有了《创业史》，有了书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，有了书中对农村社会全景式的描绘。

伴随着路遥的足迹，田波“遇见”了柳青。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究，一位深入沃土、扎根人民的作家形象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“在我看来，柳青是文坛的一面镜子，他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谁而歌，为何从艺。”

13年前，27岁的田波还没读过柳青的作品，那时，他正全身

心投入电视纪录片《路遥》的拍摄

追随着路遥的足迹，田波“遇

见”了柳青。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

究，一位深入沃土、扎根人民的作家

形象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“在我看

来，柳青是文坛的一面镜子，他可以

启发我们思考为谁而歌，为何从艺”

导演田波(左)和主演成泰燊(右)在片场和群众演员交流。 采访对象供图

电视纪录片《路遥》播出后，田波在而立之年专程去长安拜谒了柳青墓。

“在国家一穷二白时，柳青把全部心血献给文学、献给人民，不求回报，这样的伟大品质不应被遗忘。”田波向柳青长眠的土地郑重磕了三个头，发愿：“我在40岁之前，一定要把您的故事、您的风骨、您的良心雕刻在大银幕上，不惜一切代价。”

当田波把这个决定告诉影视界、文学界的前辈时，他们都严肃认真地分析拍摄的难度，同时又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。陈忠实生前对他说，把这样一个具有艺术魅力和人格魅力的作家推出来，对于现在的青年文坛，尤其有意义。为这个伟大的作家做传记电影，太有必要了。

用柳青的方法创作

无论是电影类型、人物本身还是时代背景，《柳青》都不是一部容易完成的作品。拍摄人物传记电影，真实性与故事性、个体与时代、过去与现在，都需要精心拿捏把控，实现微妙的平衡。当这一切涉及作家柳青所处的时代时，难度更高。

在电影的尾声，柳青逝世后，怀念他的青年，坐满大礼堂。录音机缓缓转动，柳青的声音和缓而坚定——要想写作，就先生活，要想塑造英雄人物，就先塑造自己。

这是柳青对自己和文学青年的鞭策，也是电影《柳青》剧组在创作中，一步一个脚印实践出的道路。

对田波来说，创作《柳青》“好像是一次在无人



区的冒险探索”，但“既然已经身临战场，就应该继续策马扬鞭，要敢于进入无人区。世上本没有路，你走了，那很有可能成为一条道路”。

作为一个人高马大的陕北后生，田波身上似乎天然有种不怕苦、不服输的豪迈和倔强。但一进入创作，他又变得极其耐心和细心。

头三年里，他像个侦探，拿着放大镜，走访、阅读，从浩瀚的资料里，检出细节，甄别、提炼、重组。

钻进档案馆，开启尘封的历史；吃透柳青的作品，读懂他的人文精神；与柳青女儿刘可风交谈，看到女儿眼中可亲的父亲；走访皇甫村村民，发现时至今日他们对柳青仍有感情；去吴堡、延安、米脂，探寻柳青的人生轨迹……如搭积木般，用无数细节拼凑出柳青丰满的形象。

越是了解柳青，田波在创作剧本时越是敬畏。他以史诗气质作为创作目标，要将柳青的故事和风骨雕刻在大荧幕上。于是，观众在电影中看到了柳青义无反顾地扎根农村、热爱农民，看到了他无论面对催稿压力还是现实苦难，都不降低要求、不随波逐流的坚韧定力。

为了力求真实，电影中请了大量农民做演员。他们脸上有岁月的痕迹，手上有劳动的印记，在影片中，做起农活驾轻就熟，自然流露出农民特有的质朴。

给他们导戏，田波用的是柳青的方法。

柳青想塑造农民，就先和农民“粘”在一起，田波也是如此。他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时间很少，总是走到场景里，面对面和演员交流。他尊重每个农民演员，真心和他们交朋友，表扬永远比批评多。除了说戏，他们也聊

生活。一些老人讲起自己所经历的农业合作化，都被拍进了电影里。

这些表演的门外汉在这部电影里放心大胆演起了自己。有一场戏，决心彻底融入农村的柳青，理了寸头，换上粗布衣服，走到村口。看到他这副打扮，坐在树下聊天的村民们立刻被吸引，露出讶异的表情。柳青调皮又得意地看向他们每一个人，其中一个老人家笑着凑近柳青说：“柳书记，衣服一换我都认不得你了。”

这个亲近的举动完全是老人家的临场发挥，却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村民对柳青的接纳。后来聊起这场戏，老人说：“人家柳书记把我一看，要是不说点啥不好看么。”这不正是人与人日常的交流方式吗？

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、陕西省电影局专家组成员裴亚莉说，由于主演的深情诠释，群众演员的出色表现，电影《柳青》一改近年来影视作品中农民形象普遍存在的虚假空洞，向观众传递了真诚的情感，创造了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真实。这正是柳青所期望于文学的。

血液里有土地的人

“血液里有土地的人”，是田波的同乡好友对他的评价。

1981年，田波出生在陕北绥德县石合铺村，祖祖辈辈都是下苦的庄稼人。考上西安美术学院的田波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

他在城市里学手艺、长见识，被都市繁华

“铁皮门一关，外面的喧嚣与我无关”

绍兴收废品大叔陋室临摹名画“走红”之后

本报记者魏一骏、黄筱、王思远

位光明说，自己最大的梦想，就是不带任何目的，投入时间和精力，去画融入了思想的原创作品。“但目前来看，还差得远。”

身居城郊农村瓦房内，以收卖废品为业，看似不修边幅，却能用巧手临摹出一幅幅世界名画……被网民称为“陋室画家”的位光明火火了。

近一个月来除了接待不断到访的媒体，每天，位光明的生活一如往常。“该怎么过还怎么过，喧嚣很快会平静，作品的品质才是永远的追求。”

红人·草根

“已经接待32家媒体了，有点累了。”7月4日，位光明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。

突然走红始于一家媒体对他的故事在网络上进行了报道。简陋到一定程度的居住环境，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工作、有模有样的临摹名画，几种元素造成巨大反差，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关注和感叹，称其为“现代版陋室铭”。

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不远，在浙江绍兴斗门街道一处由村改制的社区居委会，记者几经询问，穿过曲折的巷弄，找到了位光明的住处。

这是一间大块青石板作为墙基的瓦房，房门上包有铁皮，不高的门楣需要微微低头方可进出。

“快进来坐。”位光明热情地招呼着。事实上，不足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能容身，站上四五个人就显得非常局促。

因为没有窗户，即使大白天，房间里也要开着一盏房梁上吊下的白炽灯。回收的废纸板、冰箱冰柜等旧电器，两张桌子一张床，把整个房间塞得满满当当。

和一般城郊出租房迥异的，是墙上挂满的二三十幅油画——它们都在等待颜料彻底晾干后，通过快递发送到买家手中。

位光明说，自从自己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关注，现在自己手头的订单已经接到两百六七十个。

目前，购买画作的客户已经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一百多座城市，每幅画根据尺寸大小，售价在300至500元不等。有时候，买家出了一

身居城郊农村瓦房内，以收

卖废品为业，看似不修边幅的外

表下，却能经巧手临摹出一幅幅

世界名画……被网民称为“陋室

画家”的位光明火火了

成名后，位光明的生活依旧。

“该怎么过还怎么过，喧嚣很快会

平静，作品的品质才是永远的

追求”

7月6日，位光明在出租屋内展示画作。 新华社记者翁忻扬摄

幅画的钱，他会寄两幅，“因为觉得画得不好，不能让人家觉得亏了。”

“一切都会慢慢平静下来，我只是一个‘草根’。”面对应接不暇的媒体和纷至沓来的订单，位光明很清醒。他认为，每个“草根”都有闪光点，只不过许多人缺少自我发现和被发现的契机。

早上起床洗漱后，出门收集废品并分类，下午卖废品，晚上回到家，七八点开始画画，来了手感和兴致也会一画画到凌晨——成名后，他的生活依旧。

艺术·画作

位光明和绘画初次结缘是在很久以前。他回忆，自己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摹画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英雄传》等连环画上的人物。

年轻时，位光明闯荡过不少地方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主人公的故事给了他灵感：何不将绘画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？自此，他重拾年少的兴趣，在广东四会的广场上给人画铅笔素描，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。

2003年，他开始在绍兴城郊定居，以在村子里和附近工业区收卖废品为生。工作之余，他



会在手机上浏览名画，看到喜欢的还会保存下来发朋友圈。

大约5年前，附近一家塑料厂的人事经理看到位光明朋友圈里的画，问他能否画一幅送给她。“当时我答应了下来，但因为之前没画过油画，第一次画出来的就是‘垃圾’。”

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，他到书店淘价格不菲的画册，在回收的旧电脑上看视频，自己开始“瞎琢磨”，因为没有画架，最初，他甚至将画布钉在墙上木板上创作。他坦陈，由于没人指点，没有方向，走了不少弯路。

慢慢地，从色彩到构图，位光明逐渐窥见并掌握油画的基础技法，颜料、调色油等画材也开始提档升级。

“美术史的课也必须要去补上。”位光明说，“不然和圈里的人根本对不上话，会被人看不起。”达·芬奇、鲁本斯、卡拉瓦乔、科罗、莫奈、蒙森德……谈起油画家，位光明不仅能够大致评价其作品风格，还对其个性脾气逐一臧否。

最快的一次，画作的短视频刚发到平台上，浏览量尚不足10次就被人买走，但位光明一直强调，“人不能自己骗自己，现在我的画只是为了谋生的商品画，离真正的艺术还

差得远。”

“画画就像翻过一座山，前面还有更高的山，要不断攀登。”他说。

理想·生活

进入伏天，江南的气温居高不下。每月租金300元的出租屋里，刚买一个多月的空调送出阵阵清凉。在这之前，驱散暑热的唯一途径，是一台嗡嗡作响的旧电扇。

位光明说，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，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。但在画材的投入上，他甚至曾网贷买颜料。他算过，每支七八十元的进口颜料，每瓶近百元的调色油，林林总总加起来就有好几万元。

依靠近期接踵而至的订单和收卖废品的营生，位光明的收入增加了不少。除了留下几百元必需的生活费，剩下的他全都打给了远在湖北的妻儿。

“前几年房子拆迁，自己又补了11万元积蓄，在湖北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但现在还没钱装修。”位光明说，努力打拼，多少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对家人的歉疚。

包裹，却时常想起自己生长的那片贫瘠土地。“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和叙事里，城市是进步的、文明的，农村是落后的、愚昧的。可是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田波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，汗水滴在土里，长出高粱和土豆，再背去集市上卖了换钱。这样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千百年，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但随着城市化发展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。

“当传统的农民遇到加速变革的社会，他们的生活、思想经历了怎样的蜕变，有着怎样的兴奋和苦楚，总得有人去关注。”田波说。

2006年大学毕业，田波和制片人王苗霞、好友黄斌没有在城里找工作。他们拿起摄像机，直接回到陕北农村，去拍摄一部真实的、关于黄土高原土著的纪录片。那时，田波就给自己立了四不原则：不猎奇，不拔高，不贬低，不造假。真实客观去记录，心到、脚到、镜头到。

整整一年，他们三人扎在子洲县裴家湾乡佛圪塔村，和村民们吃住在一起，倾听他们的故事，观察他们的生活，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。他们常常守候在山岭上，等一片晚霞，或是对着在沟道里收割庄稼的老人，一拍就是一下午。连村里的狗都跟着他们上山下沟。

他们曾经多愁善感，总想帮助那些村民，但又要告诫自己：“要做好本职工作，要记录。把感动你，震撼你的都记录下来。”

拍完纪录片离开村子时，村民们敲锣打鼓送别。有人送来一兜花馍，有人塞上一张大红公鸡剪纸。临近村口，村主任举着代表全村人心意的锦旗送给了三个年轻人。看到锦旗上“恩爱想念”四个大字，田波顿时热泪盈眶。

下山后，他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直奔当地政府，诉说了村民们多年的心愿：期盼村里能有一条通车公路。当地政府立即开展调研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一条二十多里的公路蜿蜒到了村里。回到西安后，他们又发起捐助活动，衣服、书本、生活用品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西安，装了近一卡车，再由三人亲自送到佛圪塔的老百姓手中。

在多地展映后，这部纪录片成功地引起了人们关注，获得了香港华语纪录片节“最佳纪录片奖”等多项提名。

后来，他们继续在黄土地上行走，拍摄了《走马水》，在第八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上，荣获人文类纪录片二等奖。

“我希望我的镜头是温暖的，没那么冰冷。在我的镜头里，他们的存在，是一种乡音。”田波说。

“铁皮门一关，外面的喧嚣与我无关”

绍兴收废品大叔陋室临摹名画“走红”之后

桌上的画架，是去年新添置的装备。“饿死不低头，饿死不偷盗，饿死不乞讨。”画架上醒目地写着三句话。

“一次有人给我留言，说收破烂嘛，就是白天收、晚上偷，我当时看到非常生气，写下这三句话，算是对他的回应。”位光明说，“这是一气之下写的，本来我的字能比这更好。”

也有人劝位光明开直播，以获得一些“打赏”收入，他却觉得，“按照等价交换原则，我没有东西给别人，所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不要。”

在斗门街道一家塑料企业的负责人徐刚眼里，“老位”是个忠厚老实的人。多年的合作让他们彼此建立起信任：位光明回收的废品从来不用过磅检查，有需要时可以免费到企业的食堂吃饭。有了进步的画作，买了新房的喜讯，位光明也第一时间与徐刚分享。

“他和一般人不一样。”徐刚说。

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不断碰撞，让位光明深知生活的甘苦。在有限的余地里做出舍与得的选择，他的心里有杆秤。

未来

为了改善创作环境，街道政府在斗门老街给位光明提供了一处两层楼的场地。散发着油漆味的小屋里，看着窗明几净的环境，位光明摸摸桌子，拍拍柱子，露出由衷的笑容。

他给自己未来的工作室想好了名字：光明油画室。

“画的价格基本包括了画框、颜料、调色油、快递费，再加上时间成本。”位光明说，“之后不会涨价，收废品也会一直干下去。”

关于“现代版陋室铭”的说法，位光明并不完全认同。“因为我的身份和作者刘禹锡差别很大，不过作为‘正能量’故事，能够多少扭转一些‘躺平’的风气，其他也就无关紧要。”

“现在画画是为了钱，以后要更多为了艺术。”位光明反复说道。

入夜，间或的虫鸣更衬出水乡小村的恬静，出租房铁皮门紧闭，位光明又开始了每天徜徉在画笔颜料间的创作。

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门一关就是我自己的世界，外面的喧嚣与我无关。”